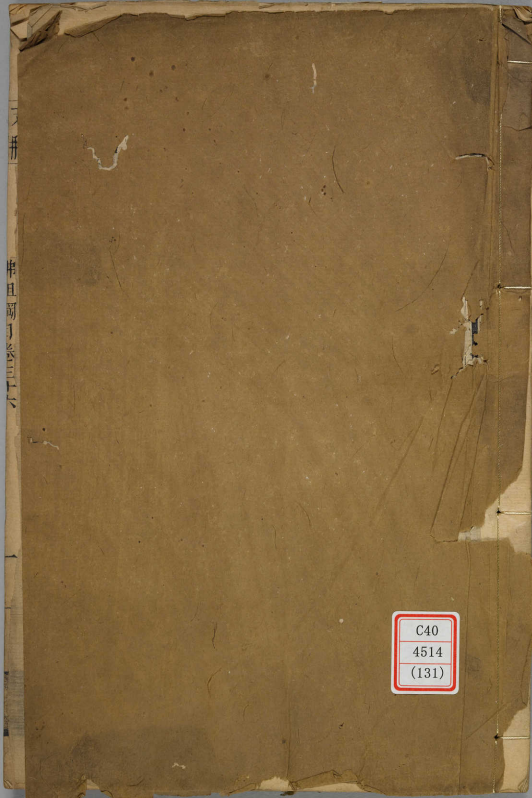




|       |
|-------|
| C40   |
| 4514  |
| (131) |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贈 寄

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田健次郎氏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洲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香山三世鐵牛然謹誌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六

雨字號

甲子

宋仁宗天聖二年

壬申

改明道

甲戌

改景祐

戊寅

改寶元

庚

辰

改康定

辛巳

改慶曆

己丑

改皇祐

甲午

改至和

丙申

改嘉祐

甲辰

英宗治平元年

戊申

神宗熙寧元年

戊午

改元豐

癸亥

元豐六年止

子甲楚圓謁洪誣禪師

楚圓住南原三年棄去謁洪誣誣首山高弟衲子非  
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  
諸方圓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侄一衆大笑  
誣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圓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  
誣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獅子是否圓



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誣回顧相覷鑠圓地坐脫隻履而視之誣老忘所問又失圓所在圓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誣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宗道者得法重顯超放自如往來舒蘄間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一日方入浴有送榼者至乃裸而出接酒竟去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宗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宗曰赤脚下桐城○陳壻字瑩中號了翁南劍人性閑雅與物無競初尚維華頗有所詣及會明智叩天台宗旨忽有契

悟其謫居海上未嘗有不滿意惟勉念西歸後謁惟清執見聞以求解會清曰執解爲宗何日偶諧壻乃開悟寄清偈曰書堂兀兀萬幾休日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底事如今只在眼睛頭

○汾州善昭禪師示寂

首山念法嗣  
臨濟第六世

善昭住汾陽儼臨人天足不越閭者三十年天聖二年龍德府尹李侯因與昭有舊專使請主承天使者三至不赴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昭乃令設饌俶裝告

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曰某甲日行七十里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即到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即立化於側壽七十八

丑楚圓禪師開法道吾

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洪諲見延稱楚圓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虛席延曰郡守請圓主之示衆先實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什麼處出氣良久曰道吾爲汝出氣乃噓一聲卓拄杖而起又曰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挑掛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汝輩向何處安身立命若也知之比俱廬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大道谷泉南歸放浪湘中聞圓住道吾往省覲圓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圓呵曰未在更道



泉乃作虎聲圓以坐具撼之泉接住推圓置禪床上  
圓亦作虎聲泉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  
始遇作家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  
過者不敢喘一日泉與圓暮歸時秋暑捉圓衣曰可  
同浴圓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  
吹雨林木振搖圓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  
頸出波間曰因

丙寅慧覺禪師住瑯琊

慧覺西洛人弱冠扶父衡陽太守櫬歸洛過澧陽藥  
山古剎宛若舊居遂出家薙染游方叅問得法汾陽

應緣淶水住瑯琊山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  
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獅子返躑南北東西  
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辜負釋迦老子  
吽吽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  
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  
不得張<sub>弓</sub>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  
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  
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  
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鰥形國裏誇服飾想  
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



繇心廻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  
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  
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  
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  
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  
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  
石火電光鈍瑯琊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  
眼卓拄杖下座覺與雪竇同時唱道時謂二井露門  
丁卯義懷禪師開法鐵佛

義懷辭重顯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謂顯曰懷出世

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  
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回  
異類中行不用續覓截鶴夾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  
拙收來也樂樂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  
用都來不直半文錢顯大稱賞以爲類已先使慰撫  
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上堂觸體常于世界鼻孔摩  
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  
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  
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示衆古人云五  
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

到頭不識主人翁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也太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得分明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突布衫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懷曰若見諸相非相眼在甚麼處此語有兩負門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

○大陽警玄禪師入寂

梁山觀法嗣  
曹洞第六世

警玄住大陽足不越限脇不至席者五十年天聖丙寅七月日陞座辭眾又三日以偈寄侍郎王曙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平侍者預大陽之室有年雖盡得其旨惟以生滅爲已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者慧覺法遠居衆時汾陽令探大陽宗旨延嘆曰興洞上一宗非遠即覺也二師曰有平侍者在延以手指胸云平此處不佳又捏拇指又中示之云平向去當死於此暨延遷寂遺囑瘞全身十年無難當爲大陽山打供平後住山忽云先師靈塔風水不利取而焚之遂發塔顏



貌如生薪盡儼然衆皆驚異平乃鏤破其腦益以油薪俄成灰燼事聞於官坐平不孝還俗自稱黃秀才謁慧覺覺曰昔日平侍者今朝黃秀才我在大陽時見你做處遂不納又謁法遠遠亦不顧後於三义路口遭大蟲食之果中义父之記○晁迥字明遠歷事三朝謚文元弱冠時遇高士劉惟一訪以生滅之事一曰人常不死迥駭之一曰形死性不滅迥始悟自是留意禪觀嘗曰予觀寶積中末後云若彼比丘於一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爲禪行予詳此語若有酌然明禪理而學佛者止用此一科足

矣丁卯元日撰法藏碎金錄十卷成謝政後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子擢進士易章服詣謝迥亦不顧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得天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守芝禪師開法翠巖

守芝住大愚郡守請居西山翠巖芝譏呵學者寡聞得少爲足曰汾陽有十智同真法門鍛佛祖鉗鎚今時禪者姿質不妙莫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真芝曰先師言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縞素不分不能與人爲眼目決斷

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如今一切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先師又曰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恡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芝曰先師曰要識是非面目

見在也大省力後生晚學刺頭向言句裏貪着義味如驢舐屎處棒打不回蓋爲不廣求知識徧歷門風多是得一言半句便點頭嚙嚙道已了辨上座大有未穩當處在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道不說有高低真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吞流同增減妙峰高聳總擎持萬派千溪皆渤澥七金五嶽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信衣息廣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爲識心是本從頭說迷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解道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慧目不能窺明眼



士見精微不言勝負墜愚癡物會同流智水門風  
逐便示宗枝即心佛非心佛歷世明明無別物即此  
真心是我心我心猶是機權出芝曰此叙馬祖宗派  
也或五位或三路設施隨根巧回互不觸當今是本  
宗展手通玄無佛祖芝曰此叙洞上宗派也或君臣  
或父子量器方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  
豪明漸次芝曰此叙石霜宗派也有時敲有時唱隨  
根問答談諦當應接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却生謗  
或雙明或單說只要當鋒利禪悅開權不爲闢聰明  
舒光只要辨賢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目視瞬

萬般巧妙一圓空爍迦羅眼通的信芝曰此叙瀉仰  
宗派也或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青山不礙  
白雲飛隱隱當臺透金鳳芝曰此叙石頭藥山宗派  
也象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闕因公致問指歸  
源旨趣來人明皎潔芝曰此叙雪峰地藏宗派也或  
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事最精好  
手還同楔出楔或擡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開口不  
識先人出大悲管燭之徒照街走芝曰此叙雲門宗  
派也德山棒臨濟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誰管亂  
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機鋒如

電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辨正眼三玄三要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錘勸同袍莫強會少俊依前成窒礙不知宗脉莫漫汙永劫長沈生死海難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通秦芝曰此叙德山臨濟宗派也

○守芝禪師傳法文悅

文悅南昌徐氏子短小粹美有精識初出家杖策游江淮常默坐下板念耆宿語疑之曰吾聞臨濟在黃檗三年黃檗不識也陳尊宿者教之令問大意三問而三被打未聞諄諄授之也至大愚而悟則爲江西

宗耆宿教我意非徒然我所欲聞者異耳遂至大愚叅守芝見屋老僧殘荒涼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欲裝包發去芝忽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葶壺若喚作一壺壺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趣有色力何不爲衆乞飯去我忍飢不暇暇爲汝說法乎悅不敢違即請行及還自馮川芝移住翠巖悅又往從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乍住屋壁踈漏又寒雪我日夜望汝來爲衆營炭我忍寒不能能



爲汝說法乎悅又不<sub>レ</sub>敢違入城營炭還時維那缺悅  
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汝  
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犍椎堅請悅有難色拜起欲  
棄去業已勤勞久因中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  
架下束破桶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  
走搭伽黎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  
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出服勤八年而芝歿

辰法智知禮法師入寂

天台宗

天聖六年正月日知禮召大衆說法驟稱阿<sub>彌</sub>陀佛  
號數百聲奄然坐逝露龕二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

長茶毘舌根不壞若蓮華然舍利五色莫知其數

配自寶謁曉聰禪師

自寶壽州人生娼室無姓氏出家修頭陀行糲食垢  
衣行脚時嘗旅宿爲娼女所窘遂讓榻與之睡寶坐  
達旦明發娼女索宿錢寶與之出門自燒被褥而去  
娼女以實告其母謂寶真佛子請歸致齋以懺後叅  
師戒發明心地至洞山謁曉聰時方植松聰問上嶺  
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聰拄鐮呵曰從何得  
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殺人佛法却  
成流布寶請代語聰曰何不道氣喘殺人寶復問嶺

在此金剛在什麼處聰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親栽  
與子璿叅慧覺禪師

子璿秀州人從敏法師學楞嚴經至動靜二相了然  
不生謂敏曰敲空擊木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  
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駭之叅慧覺值陞座遂問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厲聲曰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豁然契悟擬留嗣之覺曰汝  
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以報佛恩後住長水○曉  
聰住洞山六月日示微疾持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  
席當令自寶住持因與門人叙透法身語說偈曰叅

禪學道莫忙忙問透法身北斗藏予今老倒尪羸甚  
見人無力得商量惟有鉏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  
剛言畢而化茶毘得五色舍利塔於西阿○自寶常  
在五祖主事一日師戒病令行者往庫司取生薑煎  
藥寶叱之行者曰戒戒令將錢回買寶方取薑付之  
曉聰歿遺言令寶繼其席郡守亦以書囑戒俾舉所  
知戒曰賣生薑漢住得遂出世洞山寶嘗作達磨贊  
叙曰師真徒邈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  
指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真乾坤廓落贊曰師相兮世  
所希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兮聳須彌



師口門無齒今過在阿誰更佳少林今懣懣却西歸  
遇衲僧今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今不會莫鍼錐慧  
覺見此贊乃述頌曰師眼今深師鼻今大師耳今穿  
師舌今快師身今黑師心今戴手携隻履返流沙熊  
耳石塔今猶在只將此頌驗盡天下衲僧○倚遇潭  
州林氏子初謁法遠遠謂人曰此後學行腳樣子也  
繼謁谷泉問菴主在麼曰誰曰行腳僧曰作甚麼曰  
禮拜菴主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聾曰向道不在說  
甚你我拽棒趁出次日再來泉又趁出一日又來問  
菴主在麼曰誰曰行腳僧揭簾便入泉攔胸扭住曰

我這裏狼虎縱橫尿床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  
人言菴主親見汾陽泉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  
有多少奇特遇即禮拜曰如何是菴中主曰入門須  
辯取曰莫祇這便是麼曰賺却多少人曰前言何在  
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  
處正中邪去也曰驢漢不會便去亂統作麼曰審如  
菴主語客來將何祇待曰雲門餠餅趙州茶曰謝師  
供養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謝什麼遇乃去  
謁北禪智賢賢問近離甚處曰福嚴曰思大鼻孔長  
多少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曰且道老僧見時長

多少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賢笑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健否曰健曰向汝道什麼曰教和尚莫亂統曰念汝新到不欲打汝曰倚遇亦放和尚過茶罷賢問鄉里甚處曰漳州曰三平在彼作甚麼曰說禪說道曰年多少曰與露柱齊年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曰夜半放烏雞遇因倒心師事之

壬申楚圓禪師住石霜

明道元年楚圓自道吾遷住石霜○贊元字萬宗義烏人傳大士遠孫出家受具游方至石霜謁楚圓圓

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元遂作驢鳴圓曰真法器耳俾爲侍者助春破薪民泯混衆十年○遵式住慈雲有一貴官註楞嚴經求印可式乃烹烈焰謂曰今先申三問若答之契理當爲流通如其不合請付此火真精妙元性淨明心不知如何註釋三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百千爲是何義二十五聖所證圓通旣云實無優劣文殊何得獨取觀音其人罔措遂焚之壬申十月日炷香禮佛願諸佛證明往生安養又祝觀世音曰我觀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之香遂坐



脫人見大星隕於靈鷲峰越七日入龕形貌如生

癸楚圓禪師傳法方會

方會宜春冷氏子少警敏不事筆硯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折節扣叅老宿時楚圓自南原遷道吾石霜會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以此事咨叅圓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會又請問圓曰監寺異日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圓適出雨忽作會偵之小徑一見搗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竟會大悟即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裏去會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圓呵曰未在圓飯罷恒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闕其出未遠即搗鼓集衆圓怒數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乎曰汾陽乃晚叅也一日圓上堂會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曰官不容鍼更借一間圓便喝會曰好喝圓又喝會亦喝圓連喝兩喝會禮拜圓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會拂袖便行一日圓問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麼處曰要悟即易要迷即難○可真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至金鑾同善侍

者坐夏善與語知其未徹一日同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置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老師真左右視擬對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真大愧還石霜圓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蚤至此真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圓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圓詬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真悚然求指示圓曰汝問我真理前語問圓圓震聲喝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言下大悟○道吾悟真亦圓嗣一日提

螺螄一籃遶院行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真放身便臥真放籃子便行○善暹臨江人出家游方依緣遠一日遠陞堂顧視大衆曰師子頻呻象王回顧遲忽有省入室陳解遠曰子作麼生會遲顧曰後園驢喫草遠然之自此機辯迅捷禪林目曰海上橫行遲道者又叅重顯顯愛其俊逸留座下數年欲舉住明州金鷲遲聞之書偈於壁而去出世開先嗣緣遠一住十八年

甲戌  
谷泉禪師住保真

谷泉登衡嶽頂住懶瓚巖移芭蕉又移保真乃衡湘



至險絕處一夕地坐祝融峰有大蟒盤繞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嘗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守芝住大愚翠巖兩山衆未嘗登三十葦屋老以木柱將傾處過者疑將壓焉提笠日走城郭村落寺如傳舍粥飯亦有不繼嘗作洞山麻三斤偈曰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嘴柴生蒲竈烟又示衆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餒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景祐初入寂

乙五祖師戒禪師入寂

雙泉竟法嗣雲門第三世

洞山自實爲人精嚴護持戒法然性好名事邊幅初得法於師戒暮年棄衆造焉實以其行藏落人疑似弗爲禮戒遂至大愚未幾倚拄杖於僧堂前談笑而化五祖遣人來取骨石歸塔焉

丙楚圓禪師住福嚴

南嶽福嚴虛席郡守延楚圓住持○慧南玉山章氏子幼不茹葷不遊戲棄家受具坐必跏趺行必直視依泐潭澄令分座接物名振諸方文悅見之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授本色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南問

所以異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如鑿水銀徒可玩入銀則流去南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其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南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南默計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遂造石霜中途問圓不事事慢侮少叢林乃登衡嶽謁福嚴賢賢命堂記俄賢卒郡守以圓補之南心喜且欲觀其人圓既至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泐潭密付旨訣皆在斤斤中南爲氣索念悅平日

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大心膂之間其可自爲疑礙乎遂造其室圓曰書已領徒游方借有疑可坐而商畧南固辭哀懇愈切圓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曰有喫棒分圓色莊曰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圓即端坐受南炷香作禮圓復問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南汗下不能答趨出次日又詣圓詬罵不已南曰罵豈慈悲法施耶圓笑曰你作罵會那南於言下大悟失聲曰泐潭果



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繇而今四海明如鏡行人莫與路爲雙圓以手指沒字南爲易有字圓領之遂留月餘辭去謂圓曰大事畢竟如何圓呵曰著衣喫飯不是畢竟屙屎送尿不是畢竟○元璉住廣慧景祐三年正月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九月日遷寂○承古西川人少爲書生博學有聲出家從警玄遊又謁南嶽雅雅許入室遊廬山居宏覺塔院號古塔主初說法芝山嗣雲門范仲淹守饒景祐四年迎古住薦福○范仲淹字希文吳郡人仁宗朝累官樞密叅知政

事爲宋朝人物第一守吳日慧覺來謁留數日淹於言下知歸贈覺偈曰連朝共話釋疑團豈謂浮生半日閑直欲與師閑到老盡收識性到玄關

戊寅楚圓禪師至京師

楚圓自福嚴移住興化示衆以拄杖擊禪床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諸方達道者感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猶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閑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

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有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  
般若臺前婆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陀石  
與五湖衲子時談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  
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填漁唱瀟湘猿啼  
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  
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  
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寶元戊寅李遵  
勗遣使邀圓曰海內法友惟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  
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恐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  
潭帥敦遣之圓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道過瑯琊慧

覺出迎大喜曰天賜我也圓爲逗留夜語及并汾舊  
加覺曰近有一老衲至問其離何所曰揚州問船來  
陸來曰船來問船在何處曰岸下問不涉程途一句  
如何道其僧恚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遣人追不及  
云是舉道者頃在汾州時舉陸沉衆中不及識之圓  
笑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汝墮負何以爲人覺屏息  
汗下圓爲作牧童歌曰牧牛童實快活洗足披蓑雙  
角撮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面看平  
田闊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游要收只在  
索頭撥小牛兒順摩將角力未克難提掇且從放在



小平坡慮上高峯四蹄脫日已高休喫草捏定鼻頭  
無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  
好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三海島倒騎牛  
脫布襖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  
西無一寶覺默得其遊戲三昧圓至京師與最會月  
餘而最果歿臨終時最膈胃燥熱有尼道堅謂曰衆  
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最曰  
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最曰這師姑藥也不  
會煎得乃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圓曰世界無依山河  
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

死生問取皮袋圓曰如何是本來佛性最曰今日熱  
如昨日隨聲便問圓臨行一句作麼生圓曰本來無  
罣礙隨處任方圓最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圓曰無  
佛處作佛最於是泊然而逝圓南歸中途謂侍者曰  
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頓足曰當柰  
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圓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  
撥置如故曰今而後不鉢置汝

庚辰

慈明楚圓禪師示寂

汾陽昭法嗣  
臨濟第七世

楚圓歸興化正月五日沐浴辭衆跣趺而逝圓平生  
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不能測室中宴坐橫刀水盆





將謂同參元來不是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會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會曰首座作麼生曰和尚休捏怪會曰鬼子塗赤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會近前作聽勢座擬議會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提刑楊畋山下過會出接畋乃問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大師曰見箇甚麼道理便法嗣他曰共鉢盂喫飯曰與麼則不見也會捺膝曰甚麼處是不見畋大笑會曰須是提刑始得又曰請入院燒香畋曰却待回來會

乃獻茶信畋曰這箇却不消得有甚乾爆爆底禪希見示些子會指茶信曰這箇自不要豈况乾爆爆底禪畋擬議會呈頌曰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畋曰和尚爲甚麼就身打劫會曰元來是我家裏人畋大笑會曰山僧罪過○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慶曆中爲滁州守游瑯琊抵藏院偶見楞伽經取視之忽感悟前身事入手恍然如獲舊物讀至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遂明已見偈曰一念在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暮年以此經授蘇軾輔錢三十萬便印施流通王安石嘗問

平曰去孔子百年而有孟軻此後逮孔孟者爲誰何  
吾道之寥寥乎平曰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曰南嶽  
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類儒門淡薄收  
拾不住盡歸釋氏矣安石深肯之

壬思廣禪師傳法承皓

承皓睢州王氏子出家游方叅北塔思廣發明心要  
得遊戲自在三昧嘗製赤犢鼻視書歷代祖師名字  
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些子故叢林目爲皓布視

癸未慧南禪師開法同安

慧南受楚圓大法癸未開法於同安上堂智海無性

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  
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  
尹洙字師魯官起居舍人得法於法眼禪師臨終日  
先以手書別范仲淹適朱從事炎至洙謂炎曰吾素  
學佛於禪師法眼者乃今資此也及仲淹馳至慟哭  
之洙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且死生常理希文  
豈不曉乎言訖端坐而逝

乙薦福承古禪師入寂

承古住薦福乙酉冬十一月辭衆偈曰天地本同根  
鳥飛空有跡雪伴老僧行須彌撼金錫乙酉冬至日



靈光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蜜偈畢而逝

丙戌方會禪師開法雲蓋

方會住楊岐慶曆六年遷雲蓋室中間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一日訪比部孫居士值視斷次孫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繇免離會指曰委悉得麼曰望師點破會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曰未審如何會示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孫有省遂嗣會○守端衡陽葛氏子幼工翰墨不喜處俗出家剃染年二十餘游湘中時方會遷居雲蓋一兀端便心奇之每與

語必終夕一日會忽問曰上人落髮師爲誰曰茶陵郁和尚曰吾聞其過溪遭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之否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野狐者乎曰見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意旨如何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因大悟於言下巾侍久之○衡州茶陵郁山主本州人自少落髮惟以供應爲事院居禪刹往來之衝每有化主至郁必供養之一日因楊岐化主至郁問禪宗之旨化主

爲舉和尚每問衲子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燈曰噫郁從此叅究未嘗離念偶一日赴外請騎蹇  
驢過溪橋驢踏橋穿陷足郁墜驢不覺口中曰噫忽  
然契悟有頌云云走謁方會會即印可端後出世九  
江承天贊郁像曰水月以喻今古來已多我今不然  
今所陳伊何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没山河顧  
不遊方今何游之有玄沙保壽今師其與偶應峰之  
東今涿川之口三十三秋今大師子吼舒今卷兮已  
而矣依前空瀉涿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  
子無齒謾勞提耳一爐香微塵旋逐松風起

幻義懷禪師傳法法秀

法秀秦州辛氏子母夢老僧托宿而娠先是麥積山  
老僧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尚善嘗欲從魯游方  
魯老之乃謂魯曰他日當尋我竹舖坡前鐵疆嶺下  
俄有兒生其所魯聞往視之兒爲一笑三歲願從魯  
歸遂承魯姓十九爲大僧講大經聲著京洛倚圭峰  
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峰學禪乃罷講南游至無爲  
軍鐵佛謁義懷懷貌寒危坐涕垂沾衣秀初易之懷  
收涕問座主講何經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曰法  
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



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秀乃悚然敬服願留受法後聞僧舉白兆叅報慈問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乃大悟○道隆少時師事石門徹親受洞山旨訣後謁元璉璉方剃髮使隆擊毬子來璉曰道者我有毬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安穩隆於言下大悟乃嗣璉游京師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膏二鼓一夕還不得入臥寺門下仁宗夢至寺門見龍蟠於地驚覺中夜遣中使物色得隆夜臥狀大喜因召對問宗旨上大悅館於大相國寺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留宿禁中禮遇特厚

已惟正禪師入寂

淨土素法嗣  
法眼第四世

惟正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本如隸業郡人欲啓帑以度牒施正嘆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遂跪謝不受如問故正曰彼非知我者特以師之言施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終身能施物不責報乎如來世尊大願度生則有慈蔭今妙法蓮華經是也當折節誦持恩併歸一於義爲安如益奇之年十八爲大僧獨擁毳袍且弊復有願輪歲時用度俾繼院務正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况我齒

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遂游方  
受心法於惟素素董功臣山淨土院正輔相之久而  
繼席內翰葉清臣迎正論道一日語正曰明日有客  
集願師來灑以甘露正諾之明日遣邀正以一偈授  
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維爲僧只合居  
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竟不往嘗跨一黃犢出入軍  
持巾鉢悉掛角上故俗呼爲正黃牛侍郎蔣堂出守  
杭州與正爲方外交正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談笑終  
日而去正律身精嚴冬不擁爐以蘆花作毬納足其  
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吟天達旦率以爲常或問

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  
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  
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日語衆曰夫  
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  
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汴京自周朝毀寺  
宋太祖建隆間復興兩街止是義學而已士大夫聰  
明超軼者皆厭聞名相而達磨一宗尚未大行翰林  
楊億晁迥首發明之皇祐元年内侍李允寧奏施汴  
宅一區創興禪帝賜額曰十方淨因禪院○居訥  
字中敏梓州蹇氏子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得度



受具後以講學冠兩川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焚䟽鈔稱滴水莫敵巨海訥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出蜀放浪荆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後叅延慶榮始契悟榮嗣智門祚爲雲門宗訥旣受法出世廬山歸宗遷圓通仁宗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訥舉懷璉住持璉字器之漳州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

長爲沙門篤志禪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於地微有省發即慕叅尋往謁石門懷澄投機印可留十餘年嘗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游圓通訥命掌記○夏竦字子喬德安人皇祐中參知政事自契機谷隱日與老衲游偶上藍溥至竦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的溥曰前月二十離蘄陽竦休去溥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竦便喝溥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的竦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着思維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溥曰也是弄精蒐

○楊岐方會禪師入寂

石霜圓法嗣  
臨濟第八世

皇祐元年方會示寂塔於雲蓋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仁勇四明竺氏子幼爲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重顯  
顯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勇憤誹下山望  
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  
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方會移雲蓋能鈴鍵學  
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會示寂從同叅守  
端游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

寅王懷璉禪師開法淨因

懷璉至京仁宗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

賜號大覺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  
贊元侍楚圓於石霜日久圓歿塋骨石元種植八年  
出世住蔣山丞相王安石時丁母憂讀經山中與元  
游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石益扣之元曰公有  
般若之障三有近道之資一更一兩生來或得純熟  
石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  
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  
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  
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  
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此爲近道且



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石再拜受教○了元字覺老  
饒州林氏子生時祥光燭天二歲能誦論語諸家詩  
五歲誦三千首間里稱曰神童長讀楞嚴經愛之盡  
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遂剃染受具游廬山謁善暹  
暹大稱賞又謁居訥訥驚其翰墨曰骨格已似雪竇  
後來之俊也遂命掌記○常總劍州施氏子母夢男  
子頎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授之但一柄得餘委  
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出家受  
具初依智材既聞慧南之風遂辭材至歸宗委心事  
焉○道隆舉懷璉自代願歸廬山養病疏奏不許有

旨於護國寺北建精舍以居號華嚴禪院

卯年慧南禪師得遊戲三昧

慧南住歸宗寺火一夕而燼大衆譁動山谷南安坐  
如平時僧洪準欲掖而走南叱之準曰和尚縱厭世  
間慈明法道何所賴耶因徐整衣起火已及坐榻矣  
入獄郡吏發其私忿考掠百至絕口不言惟不食而  
已兩月後得釋鬚髮不剪皮骨僅存可真迎於中塗  
見之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南叱曰這俗漢真不覺  
下拜他日謂門弟子曰我在獄證法華經菩薩遊戲  
三昧經曰菩薩遊戲神通淨佛國土心不好樂呵小

乘也以其不能成就衆生耳弟子請聞其說南曰凡獄吏之治有罪者察見其情僞必痛加捶楚欺詐之實盡則自釋雖有酷刑不能申也罪至於死亦所甘心者智迄情枯故也今禪學者馳求之狂欺詐之病不以知見之慧鍛之何繇而釋故其平生止以三種語驗天下衲子○洪準桂林人從慧南游有年天資純至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口喜氣津津生眉宇間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追悔者暮年不領院事寓迹寒溪壽已逾八十臨終時門弟子皆赴供惟一僕夫在準携磬坐土地祠前誦孔雀經一遍安坐

而逝三日不傾觀者如堵準忽開目而笑使坐於地有頂門弟子還準呼立其右良久寂然視之去矣神色不變道俗塑像龕之○道臻字伯祥福州戴氏子父夢偉然黃冠裳者導從至舍母遂姪又夢龐眉碧眼一僧至即誕臻幼不茹葷十四歲出家十九爲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遍叅得旨訣於法遠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顧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曰吾欲行游京師因載之而北謁懷璉璉使首衆僧於



座下○本如號神照四明入初依知禮請益經王義禮曰爲我作知事三年却向汝道事竣復以爲請禮震聲一喝隨呼云本如如豁然有悟呈頌曰處處逢歸路頭頭復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禮曰向來若爲汝說豈有今日後住東山承天寺嘗於寺西南隅見一虎睡如以杖擊曰此非汝睡處虎俛首而去遂於虎臥處結菴結社念佛遂成巨刹仁宗賜名白蓮皇祐三年五月日升座說法與衆訣別其父法堂藏閣方丈棟梁皆折鐘鼓擊之無聲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向西而去詰旦右脇安庠而逝○倚遇游

西山瞻雙嶺深遂栖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法昌在分寧北千峰萬壑古屋數間遇至止刀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不堪其枯淡多棄去坐此成单丁

○守端禪師開法江州承天寺

守端寓歸宗居訥舉住江州承天寺名聲籍甚

○雪竇重顯禪師入寂

智門禪法嗣雲門第五世

重顯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皇祐四年六月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顯曰平生惟患語之多矣翼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

逝賜號明覺顯嘗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  
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磨區區逐日貪  
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又名實無當偈曰玉轉珠迴  
佛祖言精通猶是汚心田老盧只解長舂米何得風  
流萬古傳又迷悟相反頌曰霏霏梅雨灑高層五月  
山房冷似冰莫道乾坤乖大信未明心地是炎蒸又  
道貴如愚頌曰雨過寒雲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巍  
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又大功不宰頌  
曰牛頭峰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  
又過不知誰是到菴人又晦跡自怡頌曰圖畫當年

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如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  
公倚石屏又與時寡合頌曰居士門高謁未期閑隈  
巖石且相宜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又  
革轍二門頌曰却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  
士處處失樓閣一德雲閑古椎幾下妙峰頂喚他癡  
聖人擔雪共填井二祖佛未生前已振塗毒鼓如今  
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真金休百鍊喪  
却毘耶離無人解看箭四雲峰元益首座得法於  
雪竇李林宗問益曰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  
疑情益曰作麼生是出塵宗惘然益曰還會麼宗忽



省悟有頌云心鏡從來瑩洪河本自深祇因師問後沙石化爲金益曰正趣地獄宗曰人我無相胡爲地獄益曰汝今何在宗曰現對答益曰祇此是黃金

癸巳守端禪師住圓通

居訥旣舉守端住承天又讓居圓通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郭祥正字功甫別號淨空母夢李白而生皇祐四年守端寓圓通書堂時正任星子縣主簿往叩心法迨端住承天遷圓通正復尉於德化往來尤密○宗本無錫管氏子年十九

師事蘇州承天道昇弊衣垢面親操井曰夜則入室參承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寔欲此身身證其敢言勞昇奇之十年剃髮受具又三年辭昇游方徧叅謁池州義懷懷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着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因問本自如何是這箇法又懷嘗修淨土室中垂示曰若言捨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捨之情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又違佛語修淨土者當云何修乃自答曰生則

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本叅久之始得開悟衆皆莫知  
嘗爲侍者喜寢鼻息勦勦或以告懷懷曰此子吾家  
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

甲午慧南禪師住積翠

慧南住黃檗結菴谿上名曰積翠○法遠初住舒州  
太平興國次住姑蘇天平至和元年住浮山一日與  
待制王質論道遠畫一圓相問質曰一不得匹馬單  
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質罔  
措違曰勘破了也○守端住圓通提唱臨濟宗風未  
幾居訥厭閑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端端

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法眼禪師偈曰難難難是  
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  
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  
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閑房舒州  
小剎號法華舒守聞端高風移文請居之○行偉大  
名于氏子十九游京師謁大乘師方益執役掃除破  
薪佐炊者十三年乃剃髮受具辭益游方入洛受賢  
首宗於大三藏成名繼其席常千人未幾南游見同  
學法亮高其衣裙布纏兩脰呼俱行者聚觀太息亮  
笑叙寒溫而已偉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與義語我



來亮曰待我死後爲汝敷說傭曰狂耶亮曰我狂已  
息汝今方熾即趨去傭請其屬曰亮聞見淹博知法  
解義倍我今甘爾禪家必有長處乃獨行謁慧南  
未

守端禪師開法白雲

守端在法華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遷居白雲  
海會示衆明明知道只是這箇爲甚麼透不過只爲  
見人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喚作良久  
默然又道動展施爲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不  
是自己所以墮在塗中隱隱猶懷舊日嫌豈不聞雲  
門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

錢來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餒頭又不見山僧  
在法華時嘗示衆云無業禪師道一毫頭聖凡情念  
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大衆直饒一毫頭聖凡  
情念頗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看  
取叅又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  
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  
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  
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有僧問智不到  
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曰風吹日炙曰恁麼則無  
處容身去也曰碓擣磨磨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曰

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端曰恰是僧吐舌端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端曰放過一著○懷璉住淨因與仁宗偈頌往來更相唱和至和二年三月乞老山居上不允遣使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帝初閱授子語錄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授子云叱叱自此有契乃製釋典頌十四首今以一賜璉曰若問主人公真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臘月正春風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澄類碧空雷雲時鼓動天地盡和風帝喜宣賜龍腦鉢孟璉謝恩罷乃曰佛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

奏帝深嘆訝○洪英邵武陳氏子幼警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鍾愛之使爲書生英不食自誓懇求出家及受具即行訪道初依曹山雅久之辭去登雲居眷巖壑勝絕遂掩室不與人交下視四海莫有可其意者將老於此山偶夜讀華嚴十明論至爲真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真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誰可語此久之夜經行聞二僧舉慧南佛手



驢脚因緣異之就問南公今何寓曰在黃檗黎明徑造黃檗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潘興嗣字延之南昌人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瑋始拜江州守嗣往見之瑋不爲禮遂懷刺歸竟不之官問道於慧南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清逸居士隱居豫章東湖上琴書自娛一日同叅清源來訪見其拂琴次源曰老人大猶弄箇線索在嗣曰也要彈教響源曰不少嗣曰知心能幾人○源豫章鄧氏子字潛菴亦南法嗣

丙申慧南禪師傳法行脩

行脩叅慧南依止二年每造至南必斂目良久乃語脩曰和尚見行脩必合眼何耶曰麻谷見良遂來荷鋤鋤草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閑閉目汝雖無悟然且有疑尚亦可在脩滋不曉時泐潭月與南同坐夏積翠月以經論有聲脩常侍坐聽其談論因讀小釋迦傳曰常尚書問仰山寂公禪師尋常如何接人寂曰僧來必問來爲何事曰來親覲又曰還見老僧否曰見又問老僧何似驢僧未有酬者常曰若言見爭柰驢若言不見今禮覲誰以此故難答寂曰無人如尚書辨析者耳月稱善脩亦以爲然南獨曰馮仰

宗枝不到今者病在此耳。儻日夜究思，不悟其意，將治行而西。卜菴蒿少之下，爲粥飯僧。夜與一僧同侍座。僧問法華經言：「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何等語？是陀羅尼。南顧香爐僧，即引手候火，有無無火。又就添以炷香，仍依位而立。南笑曰：「是此陀羅尼。」儻驚喜，進曰：「如何？」解南令僧且去。僧揭簾趨出。南曰：「若不解爭能與麼？」儻方有省。○慧南住黃檗，學徒奔奏，雖飽餐宿扣者，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潘興嗣嘗問其故。南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於千仞之上。吾

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姁之軀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又南室中嘗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測脫有酬者。南無可否，歛目危坐。興嗣又問故。南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更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



佛越祖我脚驢脚竝行步步蹋著無生直待雲開日  
現方知此道縱橫總頌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  
佛手開爲報五湖叅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慧圓  
嗣雲竇後依善暹會洞山虛席暹舉應筠人之請時  
南住黃檗因出邑相見南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  
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即起曰夜深妨和尚偃息  
趨出明日各還山南問永首座汝在廬山識今洞山  
老否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尚此回見之如  
何人南曰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  
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曰疑殺天下人○嘉祐中男

子冷清妖言誅谷泉坐清曾經繇菴中决杖配郴州  
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擔而坐觀者如堵說偈曰  
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  
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異香郁然闍維舍利不可勝  
數郴州塔之至今祠焉

丁酉洪英謁可真禪師

洪英謁可真方入室真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英引  
手搯真膝而去真笑曰賣匙箸客未在真知其脫畧  
窠臼大稱賞之○法秀出世淮四面山杖笠之外包  
具而已衲子追逐秀哀祖道不振以身任之

已 慶閑叅慧南禪師

慶閑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而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齎出家遠游所至自處罕與人接有即之者一舉手而去父事慧南南甚重之○江州承天虛席居訥以了元當其選郡將見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折也於是以前住承天○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景德寺久留講肆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時獨語笑多行市里或舉手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共目爲狂

僧有問師凡耶聖耶言舉手曰我不在此住丞相呂夷簡一日預化疏請法華齋明日果到坐於堂上簡拜問佛法大意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又問未來滅否言索筆大書亳州二字後簡罷相知亳州始悟前識集僊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曰請法華燒香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曰街頭東畔底曰不會曰三般人不會仁宗國嗣未立夜焚香默禱翼日具齋虔請法華大士清旦帝道衣凝立以待俄侍衛馳奏言法華直趨寢殿禁兵呵止不



得帝笑曰朕請之來耳有頃至竟升御榻跣跣而坐受供訖將去帝以儲嗣爲問索筆大書三十三數行擲筆去至英宗即位乃漢安懿王第十三子也慶曆戊子十一月日將化謂人曰吾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真達觀曇穎禪師入寂

谷隱聰法師  
臨濟第七世

曇穎住金山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馳書別揚州刁景純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柰何復書訣別而已中夜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穎欣然遣搥鼓陞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贊叢林者

勤修勿怠下座曰吾化後當以賢監寺次補讀景純書畢大衆擁步上方丈穎跣跣令各遠立良久乃化○洪英游西山與潘興嗣同宿雙嶺嗣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英驚問故曰孔子曰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我無行而不與三子者是丘也師以爲何如英笑曰楚人以山雞爲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相類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益來我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甚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

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鳥窠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閑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學者乃曰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哉九峰被人問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卜度曰糾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西來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眼病人求醫治之醫者但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嗣推牀驚曰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雙嶺順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

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英乾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嬾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話得腰褪玄沙開書是白紙順屈服以爲名下無虛士

契嵩禪師進傳法正宗記

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生藤州鐔津李氏十三得度十四受具十九游方時寧風鄉有異女子姚道姑年百餘歲面如處子精嚴住山嵩造焉姑留之信宿中夜聞池中有如戛銅器聲嵩問姑姑曰噫此龍吟也聞者瑞徵子後當有大名於世行矣無滯於是遂下江湘陟衡嶽謁神叟諶不契至袁筠受記蒞於曉聰



遊匡山開先主考命掌書記嵩笑曰我豈爲汝一盃  
薑杏湯耶去之居杭之西湖三十年閉關不妄交夜  
則頂戴觀音像誦其號必滿數萬聲乃寢自是世間  
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篇以抗宗韓排  
佛之說撰傳法正宗記定祖圖以摩訶迦葉獨得大  
法眼藏爲初祖推至達磨爲二十八祖密相付囑不  
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書成齋往京師并上仁宗萬  
言書其畧曰儒者以文排佛而曰尊一王之道慕三  
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  
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中正不

偏大畧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則與世相  
萬矣二帝三皇庸知非佛者之變耶佛者非二帝三  
皇之本耶陛下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才庸政事號  
令賞罰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則佛氏之道  
在陛下之治體矣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  
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近跡耳然  
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跡者僧多束執幸陛下發其遠  
體使儒者知之諭其近跡使僧者通之夫跡屬教體  
屬道非道則教無本非教則道不顯論者不探其所  
以爲教之深遠者第見其徒不事事不躬衣食以爲

詭異徒惡黑鰲爲患而不見脉患之深也黑鰲不過變其皮膚若脉患至深則絕人性命也聖人導之割情愛委身世欲其全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世者也佛法大要在人正其心因果正則其爲道也至爲德也盛此乃陛下自知而自得然必陳之云云者蓋欲詔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如此也又佛者神靈曆智古云大不測人也所得之道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河海方波濤洶湧其舟欲沒及投以佛經則波清水平民得無害雨暘不時以其法禱之天地而雨暘

時若與陛下禮天地祀社稷禱百神而與民爲福者何以異乎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今佛法上則密資天子之道德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罰又其次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又儒經佛經意似者數端含而蘊之若待佛教發明而意密且遠後儒注解牽於訓詁不能遠見聖人與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云云凡數萬言書上知開封府王素奏聞帝覽其書嘉嘆久之敕送宰相韓琦等躬自詳閱○



重元青州孫氏子出家受具遊方叅義懷悟旨懷嘗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後往魏府天鉢寺示衆佛法在日用處在行住坐臥處喫粥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曰時當缺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幾何尚復恣意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文彥博以使相鎮北京一日元來謁別博曰師老矣復何往曰入滅去博笑謂其戲語躬自送之歸與子弟言其道韻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候之果已坐

脫太驚嘆異時方盛暑香風襲人久之闍維烟色白瑩舍利無數博親往臨視執上所賜白琉璃瓶置坐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填吾餅言卒烟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烟滅舍利如所願博自是竭誠內典恨知之暮○文彥博字寬夫歷仕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封潞國公守洛陽日嘗致齋往龍安寺瞻禮聖像忽見像壞墮地畧不加敬但瞻視而出旁有僧曰何不作禮博曰像旣壞吾將何禮僧曰譬如官路土人掘以爲像智者知路土凡人謂像生後來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博聞之有省繇

是慕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辰香夜坐未嘗少懈每發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乃與淨嚴集十萬人爲淨土會臨終安然念佛而化壽九十二○歐陽修字永叔官至叅知政事居洛時遊嵩山却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寺傍有老僧閱經自若修問誦何經曰法華曰古之高僧臨死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今何寂寥無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定臨終安得亂今人念念亂臨終安得定修大嘆服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居潁州因潁守道修顥禪師德業備饌延顥遽問曰浮圖之教何

爲者顥乃欵論指妙揮微修竦然曰吾初不知佛書其妙至此易實時召子弟切誡之曰吾生平以文章名當世力詆浮圖今此衰殘忽聞與義方將研究命也柰何汝等勉旃無蹈後悔修乃捐酒肉徹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近寺借華嚴讀至八卷安坐而薨

壬寅宋仁宗賜傳法正宗記等書入藏

契嵩所進傳法正宗記等書宰相韓琦而下相與觀嘆探經考證旣無訛謬嘉祐七年三月日賜書入藏復下詔褒寵賜紫方袍號明教禪師嵩再拜辭讓不許韓琦富弼等而下皆延見而尊禮之歐陽修不喜



佛教及見其文謂琦曰不意僧中有此卽耶與語終日大見稱賞留居閱賢寺不受再請東還律學者憎疾造論非之嵩益著書援引左證禪門增氣○守芝化後文悅東游三吳所至叢林改觀雪竇尤敬畏之每集衆茶必橫設特榻以示禮異出世南昌翠巖未幾住法輪給舂監刈皆自董之見挾幙負包而至者則喜見荷擔者蹙頰曰未也更三十年跨馬行脚也俄遷雲峰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焉○祖心

南雄鄔氏子年十九目盲父母許以出家遂復明試經得度棄去入叢林叅文悅三年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心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無所叅決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心於此頓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南笑曰子已入吾室矣心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曰若不令汝如此尋究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心從容游泳時時往決雲

門語句南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哉南肯之○慧南過法昌值倚遇栽松次南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曰臨濟道底曰栽得多少曰但見猿啼鶴宿聳漢侵雲南指石曰這裏何不栽曰功不浪施曰也知無下手處遇指石上松曰此從何處得來南大笑曰蒼天蒼天作偈曰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席帽出長安鷲峰峰下重相見鼻孔元來總一般又畫此相相遇遇曰蒟蘆棚上掛冬瓜麥浪堆中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處相要來喫趙州茶又畫

此相谷之南又偈曰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谿又畫此○相相遇遇和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銜花下彩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遊復畫此○相答之○慧南過雙嶺慶閑往謁南問甚處來曰百丈曰幾時離彼曰正月十三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曰非但三十棒南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南隨問如何是汝生緣處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曰我手何似佛手曰



月下弄琵琶曰我脚何似驢脚曰驢蹄立雪非同色  
南咨嗟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曰只要無事  
曰旣無事何須剃髮曰若不剃髮爭知無事曰與麼  
別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曰是何言  
歟曰靈利衲子曰也不消得南便喝閑拍一拍南又  
喝閑便出復侍次南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  
曰他有什麼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曰作什  
麼曰他展兩手曰甚處學這虛頭來南大笑閑却展  
兩手南喝閑便出齋後又侍立南問龍巖鬆鬆兩人  
共一碗作麼生會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

提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

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

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閑欲往見之

曰

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  
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曰慶  
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自別人笑和尚去南拍一  
拍閑便喝明日同看僧堂南曰好僧堂閑曰極好工  
夫曰好在甚處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曰和  
尚又作麼生南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  
麼匾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尙始得使出南出堂  
外曰適來與麼是肯你不肯你曰若與麼何曾得安

樂處閑上方丈問訊南曰據汝知見祇得上梢不得下梢曰某甲上梢亦得下梢亦得曰如何是上梢曰風過樹頭搖曰如何是下梢曰刀斫斧鑿曰老僧即不然曰如何是上梢曰頭鬚鬆耳卓朔曰如何是下梢曰繫峭草鞋曰謝師答話南便喝明日侍立南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閑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南大笑曰一等是精靈閑拂袖而去

癸卯元淨法師住天竺

元淨字無家於潛徐氏子出家就學於慈雲闍講止觀方便五緣忽然契悟弘天台教號稱第一嘉祐末年翰林沈邁撫杭謂上天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爲佛事者非禪那居請淨以教易之○道圓南雄州人游方依慧南一日燕坐下坂聞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一僧曰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曰便是不落因果何曾墮野狐身圓悚然異其語急行上菴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叙其事未終涕洟交頤南令就侍者榻熟寐忽起作偈曰因果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昂藏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標



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大笑

辰法遠禪師退居會聖巖

法遠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巖因閱班固九流遂  
擬之作九帶叙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機語叅同印證  
一曰佛正法眼帶二曰佛法藏帶三曰理貫帶四曰  
事貫帶五曰理事縱橫帶六曰屈曲帶七曰妙叶兼  
帶八曰金鍼雙鎖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  
誦遠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  
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  
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九帶圓明道眼若見

不親切說不相應惟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大  
衆到此如何衆無語遠叱之去初學士歐陽修聞遠  
奇逸造其室與客棋遠坐其旁修遽收局請遠因棋  
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棋相似何  
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  
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  
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遑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  
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麓而時時頭撞休誇國  
手謾說神仙贏局輪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  
着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修

嘉嘆久之遠少時嘗與達觀穎輩游蜀幾遭橫逆達以智脫之衆號達錄公○義懷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觀四事成就甲辰退居吳江聖壽晚來以疾居池州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杭州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懷促其歸及踵門懷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懷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初義懷退居聖壽漕使李復圭過懷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

無踰此道人旣至瑞光開堂日集衆擊鼓鼓旋於地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言畢失僧所在○可真住山好問僧魯祖常見僧來叅何故便面壁去未有契其機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目觀有黃國博問百丈華旣是百丈爲甚却短小華曰今日好天晴黃不契請真代語真曰但問將來黃再問真曰須彌南畔把手同行黃佇思問意肯如何曰蚊子咬鐵牛黃又佇思曰不會請和尚爲某甲說曰你離却妻子來老僧爲你說曰祇如和



尚還行得麼曰上藍寺裏送客一日行百千遭真將  
化示疾甚苦席蒙於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  
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真熟視呵曰汝亦作此  
見解耶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入寂

乙守端禪師傳法法演

法演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祝髮受具在受業寺逐  
字禮蓮經一夕遇屎字欲唱禮遽疑乃白諸老宿曰  
如何屎字亦稱法寶老宿曰據汝所問正是宗門中  
根器也又一日往成都冒百法惟識論因聞菩薩入  
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

道嘗難比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  
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玄奘至彼救  
此義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乃通其難演曰冷煖則  
可知矣如何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本講曰汝欲明  
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演遂南遊抵興元經時  
逗留隨房僧赴請本師聞之寄信至演演開緘只見  
兩行字云汝旣出得醋甕又却淹在醬缸裏演即往  
浙西叅宗本舉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  
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  
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

得過請益本本曰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演遂謁法遠請益前語遠曰我有箇譬喻你一似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事演默計曰若如此大故未在遠知演根器異一日語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演潛然禮辭至白雲守端曰川荔枝汝來耶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端叱之又端示以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因緣久之未契一日自廊趨上法堂凝情頓息

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端特印可曰栗棘蓬禪屬子矣○祖心旣受心印復往謁可真真與語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真歿乃還黃檗南使分座接納○黃檗積翠永菴主嘗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曰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永曰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永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語偉偉大笑曰汝非永不非也奇走積翠質之於南南亦大笑永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叅殺活機人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殺菴中老古錘



乙惟勝禪師住黃檗

惟勝潼川羅氏子居講肆時偶以扇勒窓櫺有聲忽憶敎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有省入進白本講本講令叅方勝乃逕往黃檗叅慧南證悟心地至是南有退居之意瑞州太守委南遴選黃檗主人南乃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便令住持勝出衆答曰猛虎當路坐南大悅遂自退居積翠令勝住黃檗○修顓趙城梁氏子幼不拜神祠不受書訓嘗曰當爲人天師安慕此耶遂游方造瑞光叅宗本因舉無著問天親彌勒說什麼云只

說這箇法忽有省晨夕叅叩一日登廁捺倒打破水瓶遂悟作頌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本印可之出世資壽歷遷大剎又遷授子叢林號曰顓華嚴○克文閩鄉鄭氏子生而傑異旣長喜觀書不繇師訓自然通曉事後母至孝母鬻數困辱之父不忍使游學至北塔聞思廣說法感泣裂縫掖而師之廣笑曰君妙年書生政當唾手取高第榮親乃欲委跡寂寞豈計之未熟耶曰心空及第豈止榮親又將濟之委跡寂寞非所同也廣奇之服勤五年剃染受具游京師講席因經

行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瞑目如在定翻然自失  
謂其伴曰我所負如吳道子畫人物雖曰妙盡然終  
非活者吾將南遊到雲居謁曉舜機不契到德山夜  
叅有六祖不及雲門之語失笑黎明發去聞文悅之  
風兼程而往至湘鄉悅已入寂嘆曰既無其人吾何  
適而不可山川雖佳未暇遊也坐夏大瀉夜聞僧誦  
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  
豁然有省遂造黃檗適惟勝爲首座慧南舉鐘樓上  
念讚床脚下種菜語令衆下語勝曰猛虎當路坐南  
喜之遂退院令勝住黃檗文三到菴語不契乃曰此

老只是箇修行僧不會我說話遂往香城見順順語  
話好葛藤諸方號爲順婆婆問文近離甚處曰黃檗  
曰菴頭老子安樂否曰安樂曰甚處人氏曰關西曰  
說話不似關西人曰幼曾遊學曰甚處爲僧曰從北  
塔廣和尚落髮又問新黃檗如何曰甚好曰渠只下  
得一轉語好遂往黃檗佛法未夢見在文因此大悟  
頗見南用處遂作數頌寄南南大稱賞因回叅禮南  
問甚處來曰翠巖曰恰值老僧不在曰未審向什麼  
處去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曰若然則學人得自在  
去也曰脚下鞋何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曰何



曾自在文指鞋曰何曾不自在南異之

丙午慧南禪師住黃龍

慧南自積翠遷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婉馬祖百丈○  
慧元潮陽倪氏子幼凝然群兒戲於前袖手趺坐父  
母商曰兒材地如此寧堪世用意事佛僧乃可元聞  
即拜辭出家初至京法師圓明見而異之曰上人齒  
少自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南海來無他求惟求  
佛法明笑曰王城利聲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日  
有萬緒昔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猶不現前  
此中寧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洛游襄

漢歷叅諸善知識俱不契丙午春至黃龍時慧南來  
自積翠龍象蟻集元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曰  
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乃復問生緣  
何處平久而頓釋其疑一日爲達上座咨問入室南  
曰既是達了爲甚麼更來元曰事不厭細南曰你便  
打趕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句南遂  
行入方丈元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南笑而已○克  
文辭慧南寓止翠巖南住黃龍文復往焉一日南謂  
文曰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  
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捲不放時如何侍

者無語汝作麼生文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喝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文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南大笑又一日侍南南舉白雲端頌臨濟三頓棒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稱賞之文曰某甲見處與端兄一般南曰汝作麼生會文擬開口南喝曰端會汝不會時慶閑方掌客問南曰文首座何如在黃檗時南曰渠在黃檗時如人暴富用錢如糞土今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

打夏倚居士叅祖心禪師

祖心寓漳江轉運判官夏倚雅意禪學見楊傑歎曰吾至江西恨未識南公傑曰有心上座在漳州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倚見心劇談神思傾豁至論肇論會萬物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臥香卓下心以壓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即去香卓無情自佳如何得成一體倚不能對心曰纔涉思維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爲自己哉○法演旣受守端心印端令掌磨事一日端至語演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詰之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繇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演於是



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往遂叅究累日忽然大悟從前實惜一時放下走見端端爲手舞足蹈演亦一笑而已演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端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問演演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端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

戒德普叅慧南禪師

德普綿州蒲氏子得度受具解惟識起信論兩川無敢詰難號爲義虎時惟勝還自江西呂大防出鎮成都執弟子禮日夕造室普竊聽其議一不能曉歸臥

看屋梁曰勝昔嘗業講有聲呂公世稱賢者相與敬信如此吾乃不信可乎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與一衲俱普問經論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訶之耶曰以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得道發聖者皆藉之以爲緣耳倘不因自悟惟經論是仗則能讀能知能見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惟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曰旣信矣遠來何爲曰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曰是則未信非能信也今積翠南禪師出世久子見之不宜後普

即日遂行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欄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着意旨如何南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掛搭否曰一夕便發南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默然良久理前問南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

配黃龍慧南禪師示寂

慈明圓法嗣臨濟第八世

慧南住黃龍熙寧二年三月四祖演通法嗣書南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

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翼日午時跌坐示寂閣維得五色舍利塔於前山○慧南入滅衆請祖心補住黃龍心欲舉圓機代之機掉頭徑去心遂繼其席○慧元住吳江壽聖寺遣僧投黃龍嗣法書南視其款識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元即腰包而來次南昌聞南已化去因留嘆息適祖心出城相會與語奇之曰恨老師



不及見耳○熙寧二年行偉居仰山未暮年法席冠江淮平昔同叅知名者皆集偉蒞事有法度嘗遣化十二輩以其名付維那使明日俱來受曲折及會茶輒失一人偉問爲誰曰永泰偉方經營中首座曰泰游山去請以他僧備員偉然之俄有告者曰泰實在首座匿之以欺衆耳偉色莊使搜得之泰自陳怯弱懼失所受事首座實不知也偉令擊鐘集衆曰首座已分座授道又老師所賞識昧心罔衆他人猶不可乃甘自破壞乎遂與泰俱出院諸方服其公○慶閑依慧南南化後廬陵守張鑒請居隆慶院未期年鍾

陵守王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聞其棄龍泉毋載而歸居隆慶西堂事之益篤

庚戌承皓禪師分座谷隱

承皓至襄陽分座谷隱有蜀僧依皓皓憐其年少有志稍爲誘掖僧亦效皓製犢鼻浣而曝之皓見曰我視何故在此曰某甲視也曰具何道理敢爾僧禮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欣慕曰此豈戲論半年當嘔血死其僧果嘔血死○洪英住石門作偈寄同叅曰萬鍛鑪中鐵蒺藜直須高價莫饒伊橫來豎去呵呵笑一任傍人鼓是非熙寧三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

英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於黃龍呼維那鳴鐘陞座衆集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辛亥居訥禪師入寂

延慶榮法嗣雲門等五世

居訥初住圓通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元兩刹所至叢林號稱第一既老休居於寶積巖訥臨衆簡嚴不妄言笑嘗習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熙寧四年三月無疾而化○守端住白雲郭祥正自當途往謁端問曰牛醇乎曰醇矣端遽厲聲叱之正不覺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

南泉大漚無異此也於是鳴鼓陞座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惟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七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正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端端答偈曰藏身不用縮頭歛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撩天玉兔趕他不著○趙抃字悅道自號知非子至和中爲侍御居嘗以一琴一鶴自



隨畫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與天鉢寺重元爲方外交會法泉居衢之南禪并日叅扣泉未嘗容措一詞後牧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剎剎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泉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并嘗答富弼書畧曰并伏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爲中下根機之所設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則迷而不復千差萬別惟佛與祖以心傳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

棒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監拂語言文字種種方便去聖逾遠諸方學徒忘本逐末棄源隨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并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旣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并素出恩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蹈之也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真性有所悟入并敢爲賀於門下也

壬子白雲守端禪師示寂

楊岐會法嗣  
臨濟第九世

熙寧五年守端示寂壽四十八以大法授法演

○克文禪師開法聖壽

熙寧五年克文至高安太守錢弋來訪談久弋如廁文令侍者引從西邊去弋遽曰既是東司爲甚麼向西去文曰多少人向東邊討文報謁弋有契逸出文少避乃進弋戲曰禪者教誨龍虎及畏狗乎文應聲曰易伏畏巖虎難降護宅龍弋大喜遂遣使請文居聖壽寺文方飯於州民家使至遁去繫同席數十人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因叩首泣下曰師不往吾黨受苦矣文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遂闡法焉示

衆此箇事論實不論虛叅須實叅悟須實悟若纖毫  
不盡總落魔界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  
林是好手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  
念萬年去休去歇去似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  
便爲究竟殊不知却彼此勝妙境界障礙自己正知  
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得發露或有執箇一切平  
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  
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此依草附  
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路  
子以爲穩當究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



坑落暫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着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拋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可不可豈可一向依他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己畢竟如何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又臨濟大師云我這裏是活祖師西來意把來便用立處皆真他不說古又如何今又如何這語得那語不得那裏是虛這裏是實你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蓋

當人眼不開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直饒與麼說當下忽然見得個儻分明去也是棺木裏瞪眼又示衆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依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擬近前便與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又示衆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比俱蘆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手呵

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

○明教契嵩禪師入寂

洞山聰法嗣  
雲門第五世

契嵩自京師還益著書學士蔡襄延住佛日寺數年  
退老於靈隱之北永安蘭若清旦誦金剛般若經不  
輟齋罷讀書賓客至清談不及世事熙寧五年六月  
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  
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茶毘不壞者五頂耳舌  
童真及常所持數珠頂骨出舍利紅白晶紫狀如大  
菽壽六十六夏五十三有文集百餘卷行於世

癸丑海月慧辯法師入寂

慧辯字訥翁華亭富氏子居杭州天竺講席蘇軾時  
爲通守嘗爲方外游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嘗千人無  
何歸隱草堂熙寧六年冬旦起盥濯別衆而化○義  
青青社李氏子出家得度其師使習百法論未幾嘆  
曰三祇金遠自因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經五年及觀  
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林苦  
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  
棄去遊方至浮山時法遠退居會聖巖夢得俊鷹畜  
之覺而青至遠以爲吉徵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遠問曰汝記得話頭



歷試舉看青擬對遠以手掩其口青了然開悟遂禮  
拜遠曰汝妙悟玄機耶曰設有也須吐却時孜侍者  
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  
自此復經三年遠出洞下宗旨示之青悉妙契遂付  
大陽衣履曰代吾續洞上宗風善自護持○杜衍與  
張方平皆致政居睢陽衍每笑平佞佛對賓客必嘲  
之平但笑而已有朱承事者以醫學游二老之門謂  
平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何不勸發之平  
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一日衍召朱  
切脉甚急朱謂使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楞嚴未

了使者馳白衍然久之乃至衍曰老夫以君疏通  
解事不意近亦例闕耳如所謂楞嚴何等語乃爾耽  
着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  
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  
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衍取默看不覺終軸  
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  
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識安道知之不以告我  
何哉即命駕見平平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  
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  
熟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藉同事也衍大悅衍字

世昌慶曆中號清白宰相封祁國公

卯淨端禪師住湖州西余

淨端吳興丘氏子出家受具習天台教聽楞嚴經至七徵八還以頌自跪曰七處徵心徵不遂慳憧阿難不瞋地直教徵得見無心也是泥裏澆土塊八還之教傳來久自古宗風各分割假饒還到不還時也是鰕跳不出斗遂作偈別本講曰彎彎曲曲似門鉤一番拈起一番愁不如做箇禪和子參到無心即便休參齊岳於室中默契即出庭下翻身自擲岳印可之後見弄師子益有警悟遂合綵爲師子皮披之因號

端師子住西余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著綵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即以施貧者嘗誦法華經又好歌漁父詞有狂僧號回頭以左道惑衆與潤守呂公方食肉端徑趨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窘無以對端捶其頭推倒而去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擄住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躍之而去○張伯端字平叔天台人嘗入成都遇真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乙卯述悟真篇又徧參禪門有省讀祖英集頓明心地乃曰丹是色身至寶鍊成變化無窮



更能性上悟真宗決了無生妙用後趺坐而逝火化得舍利千百粒既而又有入見之者

僧印禪師入寂

承天簡法嗣

僧印住瑞安熙寧十年九月沐浴更衣齧偈曰倚空靈劍冷光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趺坐而逝茶毘獲舍利五色

吳恂居士參祖心禪師

吳恂字德夫元豐元年任豫章法曹時郡帥王韶迎祖心入城恂亦往參心曰公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恂無對遂日夕提撕

此語忽自知有機未發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衣亦順身不褪忽疑曰彼化之異故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心心曰公今侍立是順耶是逆耶曰是順曰還疑否曰不疑曰自旣不疑何疑於彼恂言下開解呈三偈曰中無門戶四無旁學者徒勞捉影忙珍重故園千古月夜來依舊不曾藏廬峰居士舊門人描得師真的的親大地撮來成箇眼翻騰別是一般新咄這多知俗漢咬盡古今公案忽於狼籍堆頭拾得蟻蝗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啖心亦送二偈曰水中

得火世還稀。看着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海門山險絕行蹤。踏斷牢關信已通。自有太平基業在。不論南北與西東。○悟新曲江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黎狀魁岸黑面。如梵僧。及壯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法秀。問上座甚處人。曰廣南韶州。曰曾到雲門否。曰曾到。曰曾到靈樹否。曰曾到。曰如何是靈樹。枝條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曰廣南蠻莫亂統。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乃之黃龍謁祖。心心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新罔措。經二

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牴牾。心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心處。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新窘無以對。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心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默坐。下板。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心。忘納其屨。因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叅得底。新是悟得底。心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法秀初住淮西四面及遷棲賢。蔣山長蘆元豐間。樞密蔣穎叔與秀爲方外友。叔



撰華嚴經解三十篇頗負其知見漕淮上至長蘆訪秀因題方丈壁曰余凡三日遂成華嚴解我於佛法有大因緣異日當以此地比覺城東際惟具佛眼者當知之秀曰公何言之易耶夫華嚴者圓頓上乘乃現量所證今言比覺城東際則是比量非圓頓宗又云異日且一真法界無有古今故云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若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云具佛眼者方知經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凡聖情盡彼我皆忘豈有愚智之異若待佛眼則天眼人眼豈可不知哉叔悔謝○贊元住蔣山熙寧初王安石拜

相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石弟安上問佛法大意元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源源於濫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叮嚀曰善自護持曰佛法止此乎曰至美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況出世間法乎元豐元年石罷政府舟至石頭士大夫車騎填山谷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石坐東偏從官賓

客滿座石環視問元所在侍者曰已寢久矣

杞承皓禪師開法大陽

元豐二年四月張商英奉使荆西南路聞谷隱首座承皓之名致而見之問曰師法嗣何人曰復州北塔曰北塔有何言句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英稱善遂請皓住大陽山○趙抃致仕歸衢州築居名曰高齋有偈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卽復曰切忌錯認又誌其壽瑩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真法身不卽不離克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

不可得置壽瑩之說如是如是元豐七年秋八月忽一日徧辭親友其子璣問以後事抃厲聲叱之少頃語如平時趺坐而化壽七十七謚清獻○元淨住上天竺台教大興時秀州有狂人號回頭左道惑衆宣言富建宰堵波爲吳人福田施者雲委然憚淨不敢入杭境先以錢十萬詣上天竺飯僧且遣使通問曰今以修造錢若干願供一堂淨答書曰承以營建淨檀爲飯僧之用竊聞教有明文不許互用聖者旣遣明誨不知白佛當以何辭佇聞報章卽令撰疏文也回頭大驚慚見其徒然淨之門人勸且禮之淨厲語



曰出家兒須具眼始得彼誠聖者吾敢不恭如其誕  
妄知而同之是失正念吾聞聖者具他心通今夕當  
與爾曹虔請明日就此山與十方諸佛同齋即如法  
跪讀疏文焚之明日率衆出迎回頭竟不至

庚申承皓禪師住玉泉

承皓住大陽數月遷住玉泉景德禪院皓機鋒孤峭  
學者不能湊泊時闕首座維那曰某人某人曾於某  
處立僧爲禪衆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克皓叱曰杜杜  
又曰孟八卽孟八卽一日皓從厨前過見造晚麵問  
曰有客過耶曰衆僧造藥石皓呼知事稱之曰吾昔

泰禪爲人汲水舂米今現成米麪蒸炊造作與供諸  
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竝不留心參學百般想念  
五味馨香假作驢腸膳生羊骨驚醒餓餉入萬尸蟲  
開眼隨境攝合眼隨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剽大王  
隨從汝抄削消鑿祿料簿教汝受苦有日在於是徒  
衆不堪寂寥諧之縣令曰長老不能安衆惟上來下  
去點簡零碎縣令召皓責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  
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皓曰大通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  
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祖心住黃龍

十有二年五求解去元豐三年謝事居西園以晦名其堂且曰吾所辭者世務耳今欲專行佛法事也乃榜其門曰告諸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中或是看得因緣自有歡喜入處却來入室吐露待爲品評是非深淺如未發明但且歇去道自現前苦苦馳求轉增迷悶此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肯不露他悟如此發明方明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見得離言之道即見一切聲色言語是非更無別法若不見離言之道便將類會目前差別因緣以爲所得只恐誤認門庭目前光影自不覺知翻成剎法到頭

只是自謾枉費心力宜乎晝夜克己精誠行住觀察微細審思別無用心久遠自然有箇入路非是朝夕學成事業若也不能如是叅詳不如看經持課度此殘生亦自勝如亂生謗法若送老之時敢保成箇無事人更無他累其餘入室今去朔望兩度卻請訪及謝景溫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心三辭不往景溫請其故心曰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景溫乃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



心心至長沙景溫願受法訓心爲舉其綱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旣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旣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真性旣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妄是生是死旣能了知真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知覺爲不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爲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

兔角竝無所歸景溫聞所未聞○常總初謁慧南於歸宗無所得而去歸宗火南遷石門南塔遷黃檗積翠又遷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間凡七往返密受法旨決志大掖臨濟之宗出世住泐潭元豐三年詔革東林律居爲禪席學士王韶出守南昌欲延祖心主之心舉總自代總知賓道韶檄諸郡所在訪求得之新涂窮谷中遂應命天下衲子望風而集其徒相語曰遠公有識記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華吾道場今符其語矣○行偉住仰山夏夜坐深林袒以飼蚊蚋會腸毒作十日不愈以刀絕之尺許血流不止

門人泣曰師獨奈何不少忍曰爲其障我行道蒲伏  
床上無所利於物得死不愈於生乎元豐三年十一  
月日說偈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  
於寺東○應乾萍鄉彭氏子遍歷諸方晚至泐潭叅  
常總久之未蒙印可總示以鳥窠吹布毛因緣殊不  
解一日豁然悟旨乃成頌曰潦倒忘機是鳥窠西湖  
湖上控烟蘿布毛取出無多子鐵眼銅睛不柰何總  
印可之自此推爲上首元豐三年總住東林遂以乾  
繼法席○開先廣鑑行瑛桂州毛氏子初謁慶閑稍  
悟玄旨次叅常總頓息所疑出世開先幾二十年初

苦痰癰屢求去而不可臥病坊者三年一旦起將楚  
剎鼎新之迄九年而成○蘇轍字子由號穎濱與兄  
蘇軾齊名嘗以偈獻了元曰麓沙供佛佛欣受怪石  
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元  
曰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  
歆享木馬泥牛亦喜歡元豐三年轍謫高安會黃檗  
全全熟視曰君靜而慧苟留心宗門何患不成此道  
轍因叅全無契適省聰來居壽聖轍以此事往問聰  
不答轍又叩之聰曰圓照未嘗以道語人吾今亦無  
以語子轍於是得言外之旨繼叅洪州順順示以摘



鼻因緣轍言下大悟呈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摘鼻徑叅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  
一杯甘露滑如飴

辛酉慶閑禪師入寂

黃龍南法嗣  
臨濟第九世

慶閑居隆慶西堂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告衆將入滅說偈曰露寶浮世奄忽入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說偈畢乃入浴浴出裸坐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變爲著衣手足和柔髮剃復出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

平視大守來觀願留全身僧利儼曰遺言令化閣維薪盡火滅跣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蘓轍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店夢有訶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轍夢中作銘有云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紹銑泉州人得法智賢住興化銑有度量牧千衆如數一二三四長沙初未知飯僧供佛之利銑作大會謂之結緣齋其後效而作者月月有之荆湖之民莫不向慕波及蠻

俗丞相章惇奉使荆湖開梅山與銑偕往蠻父老聞銑名人人合爪聽其約束梅山平銑有力焉湘南八州歲度僧數百當慧南盛化時荆湖衲子奔趨江南恒百里無托宿且多爲盜劫銑半五十爲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俾得宿食而去晚得痺疾左手不仁然猶領住持事日同僧衆會粥食銑以精進爲佛事公卿禮敬以爲古佛元豐四年九月日遷寂闍維收舍利兩目睛不壞腸二亦不壞益以油火焚之如鐵帶曲折色鮮明因併塔焉○義青自白雲海會移住授子山學徒益進潛通暗證者甚衆果符異苗翻茂之識

初開山大同師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募詰臨川聞氏子可真游方時詰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蓋人號真點胸詰與之周旋二十年無失禮真謂人曰三十年後詰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畱爲叢林重輕謝景溫守潭州迎住嶽麓俄遷大瀉衆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惟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諸方纔月一再而詰講之無虛日放參罷詰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無燈



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學士徐禧布衣時倚遇特先識之遇將化前一日作偈別禧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禧大驚呼惟清俱往遇方坐寢室以院務付監寺曰吾住此山三十年以護惜常住故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杖子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禧與清皆屏息遂擲於地投床枕臂而化

王宗本禪師住穹窿福臻

宗本主瑞光杭守懇請住淨慈一住九載元豐五年待制曾孝序載歸以慰蘓人之思住穹窿山其住淨

慈時民張氏有女子死毋夢罪報爲蛇覺得蛇棺下持詣本爲說法令置故處俄黑蟬翔棺上而蛇亡毋祝曰果我女入我籠更持汝詣淨慈果入本復爲說法夢女曰二報幸解脫矣○普孜建陽謝氏子幼習儒業舉進士有聲後看佛經至識自心源夙根啓發遂出家得度具戒遊方叅浮山法遠入室扣請心融神會舒人請居甘露太平二剎道譽大播孜後退居淨因元豐五年都人請居東京華嚴寺○懷志金華吳氏子出家預講肆十二年嘗欲會通諸宗異義爲書傳世以正一代時教之本意有禪者曰杜順乃賢

首宗祖師也而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  
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志不能對即行至洞山叅  
克文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文叱之志  
趨出文笑呵曰浙子齋後游山好志領悟久之辭去  
文曰子禪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志識其意拜賜而行  
菴於衡嶽二十餘年士大夫造其居不甚顧客人問  
故曰彼富貴人辯博多聞我粥飯僧口吻遲鈍無可  
說自然憨癡去偈曰萬機俱罷付癡憨蹤跡時客野  
鹿叅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問師住山  
有何旨趣志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

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道楷沂州崔氏子自少  
辟穀學道後遊京師得度具戒謁義青於海會問佛  
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言句也無  
青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酬  
語青以拂子撼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於是  
楷遂悟旨再拜即出青呼曰且來楷亦不顧青曰汝  
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厨務勾  
當良苦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煮粥耶曰人工淘米著  
火行者煮粥炊飯曰汝作什麼曰和尚慈悲放他閑  
去又從青遊園青與拄杖曰理合與麼曰與和尚提



鞋挈杖不爲分外曰有同行在曰那一人不受教青  
遂休去至晚青曰早來說話未盡曰更請舉看曰卯  
生日戌生月楷即點燈來青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  
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曰和  
尚尊年缺他不可曰與麼殷勤曰報恩有分元豐五  
年出世沂州仙洞遷招提龍門鄆州大陽隨州大洪  
癸亥授子義青禪師入寂大陽玄法嗣  
曹洞第七世  
義青住授子元豐六年四月示微疾乃以書辭郡守  
諸官及在家諸檀越五月日陞堂別衆罷寫偈曰兩  
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投筆而化

闍維收舍利靈骨塔三峯菴○初從悅首衆道吾領  
數衲謁守智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  
座氣質不凡柰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悅面熱汗下  
曰願和尚慈悲智復與語錐割之悅茫然遂求入室  
智曰老僧無福道不取信於人脫受首座禮拜異日  
定取謗於某乃問悅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曰曾看  
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  
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  
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叅取悅乃謁克文深領奧旨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六 終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撰述

長洲居士鄒孟浩施刻此  
佛祖綱目第三十六卷計字三萬三千  
澹志居士對會稽馬存預首之梅刻  
癸酉仲秋



邊所臨字皆與諸未嫌同盡味讀之矣曰贈首  
閣錄外舍所靈骨嶺三峯菴○所到首泉蓋吾所



四

三